

經部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沈世玫

讀易述卷十二

明　潘士藻　撰

繫辭上傳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述曰龔氏曰卦者所以示象也故有以見天下之賾賾中理之所藏可探以示人也上下內外所謂擬諸其形容也靜而有則者形也動而有儀者容也陰象

陰之物宜陽象陽之物宜陰陰陽雜者亦然此所以謂之象而成卦鄭氏曰若乾之健坤之順震之動離之文而取於馬牛龍雉之類則象實像之故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述曰天下之動未便説到易之動是事至面前自家一念萌動求處置他便是動也會通者於衆理所聚而觀之求所通利而典禮行所謂擇乎中庸也典禮

者常道之節文也吉凶生於動而禮以一變萬乃所
以斷也會通典禮得則為吉會通典禮失則為凶
鄭氏曰文者九六之數也會則萬物皆相見通則氣
融而亨典常言禮變言而辭者所以命其物也萬物
方靜辨而各正后不省方而君子則向晦亦無所效
矣天下之時至於會通而无道以御之則是在萃之
聚而忘不虞之戒處既濟之定而无防患之思也豈
能必无凶乎故有典焉以經之有禮焉以緯之順之

者吉逆之者凶而繫辭焉以斷之天下之動始得而知矣若否泰損益之不同而消息盈虛之不能違爻效之故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述曰象自賾之不可見處名之是言天下之至賾也惡猶厭也辭自變之不可窮處通之是言天下之至動也卦名與辭皆言也亂猶棼也至賾者隱而難求則生厭聖人言之犂然當於人心不可惡也至動者

雜而易擾則致棼聖人言之井然各有條理不可亂也此承上文言聖人所言至賾至動之理皆本於實見而人心所由安定也

鄭玄曰天下之賾去人情也遠疑若可惡象之所言每與理會則人將樂而玩之矣天下之動擾擾而不齊疑若可亂爻之所言每與事適則人將居而安之矣

蘇氏曰象卦也物錯之際難言也聖人有以見之擬

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畫以為卦剛柔相文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屈信於其間其進退屈信不可必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者可必也可必者其會通之處也見其會通之處則典禮可行也故卦者至錯也爻者至變也至錯之中有循理焉不可惡也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亂也

楊誠齋曰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玄虛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玄黃雨於何地日中

見斗災於何時載鬼一車證於何人然衆不以為誣君子不以為怪何也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蕩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述曰彭山曰此以學易者言也擬者見之定也議者擬之詳也伏羲擬所見之賾而以言定卦象之名其

言略文王周公議所見之動而以辭發卦爻之義其言詳蓋欲人之體易而謹於言行也故學易者擬其象而後言則心一矣議其辭而後動則心精矣變化之所成實由於精一故不可不擬議也然則擬議之功豈在易書言辭之間哉雲峰胡氏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之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朱氏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變化也爻象之變化象
天地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言動之變化體易也
上章存存本原之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惟存存則
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合一者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
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

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述曰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質卿曰言之善否在居室而言之應違在千里此何以故盖君子之言非徒出乎身也出乎身者一定加乎民言之加乎民者一定見於行行之發乎邇者一定見乎遠故言行為君子之樞機戶之運全在樞弩之發全在機樞運而戶

必開機發而矢必遠君子之運動全在言行言行一發動自然加乎民見乎遠不可已也榮與辱為言行之賔言與行為榮辱之主主善而賔自嘉主召而賔自集識榮辱者先要辨其主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識其主自知動天地者就是此言行夫安得不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述曰胡氏曰同人九五始有三四寇難故不得與二為應是先號咷也然二五至誠相應終得會遇是後笑也朱氏曰其臭如蘭言可服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述曰誠齋曰錯物於地无以藉之可乎薄莫薄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故非幣不姻非贄不見非百拜

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也秦欲盡去先王之

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

存其位者也

述曰胡氏曰謙之九三以陽居陽在下卦之上以位

言之則得其正以身言之則在人臣之極位上奉事

其君下在於百官之上其貴至重其職非輕是以上

則勞謙以事於君下則勞謙以接于人不以勤勞為慮當懷曠官之憂夫如是勞謙君子有終者也小人之性亦有謙順之時然其心易變不能終始而行之也德言盛者取其日新之謂禮言恭者取其恭順之謂朱氏曰存其位者非固位有終吉者也明言行之當謙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述曰上既以謙德保位此引乾之上九剛過亢滿不知謙降之道是以動而有悔違謙故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述曰姜廷善曰不出戶庭有慎於言語之象盖口舌亦人一身之門戶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

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誨盗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述曰紀聞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與上慢下暴者皆春秋諸侯之所為也奪之伐之者誠是也非盗也然皆不由天子之命故曰盗思奪之盗思伐之盗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盗安能犯知盗知其所從起慢怠惰忽忘暴不思輕發害及人物也强取曰奪執辭

曰伐伐者雖不免於為盜而所以致伐者我也故曰慢藏誨盜責在誨之者矣

張邦奇曰至賾而不淆諸物故不厭至動而皆貞夫一故不亂中孚言誠其身則物自應同人言正其心則人自親白茅過慎勞謙致謙亢龍惡居亢戶庭敎密負乘戒慢皆廸人以自反而敬畏之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述曰河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梅氏古易考原曰凡天下之數起於一成於十不過十數而已加之以一則為十有一加之以十則為二其十由是而百千萬億皆出於十之外者也若河圖之數則不然焉天一為一矣至天三併天

一而為四一得其一三得其三而三與一有合至天五又與一三相得而合為九至天七又與一三五相得而合為十六至天九又與一三五七相得而合為二十有五曰五者天數之正曰二十者衍出之數雖曰衍出二十而其實不出天數五之外也地二為二矣至地四則併二而為六二得其二四得其四而二與四有合至地六又與二四相得而合為十二至地八又與二四六相得而合為二十至地十又與二四

六八相得而合為三十曰五者地數之正曰二十五者衍出之數雖曰衍出二十五而其實不出乎地數五之外也總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曰十者天地之正數曰四十五者天地衍出之數而衍出之數實不出乎十數之外不出十數之外而衍出五十有五之數由是天數本奇然陽變而化陰地數本偶然陰變而化陽以此五十五數而完成而變化之屈伸往來其妙無窮以此五十五數而流行也伏羲聖人安得不

則之以為大衍之數而用以揲蓍求卦也

質卿曰河圖原有自一至十之數陽奇陰偶若天造地設而不相假借者天數五地數五此五位也相得而各有合葢偶不能不求於奇奇不得不合乎偶此陰陽相感自然之常理也而圖之所列相得有合其妙如此五奇之積為天數二十有五五偶之積為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者成陽變陰化一歲氣運之周也有此變化即有此鬼神

成之行之者相得有合之妙用也變化之運鬼神之行雖不必假之數而自靈自妙五十有五之數雖不為變化鬼神之用而相得有合而圖之數適與符合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於是而一可覩則為圖之至妙者與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述曰梅氏古易考原曰此承上文而言伏羲則河圖之數以揲蓍求卦也河圖天數五行為二十有五地數五行為三十矣然猶未盡乎衍之極也故伏羲則河圖而大衍之則又九十有九焉大衍者一與二為三二與三為五三與四為七四與五為九合三五七九為二十有四由是五與六為十一而一居其中又六與七為十三七與八為十五八與九為十七九與十為十九再合三五七九又為二十有四合十一之

十十三之十十五之十十七之十十九之十凡為十者五此大衍中之體數也故曰大衍之數五十合前之二十有四與後之二十有四并居中之一共四十有九為大衍中之用數故曰其用四十有九雖衍為九十有九亦不出乎天一至地十之外此其所以為則河圖之衍數而為大衍之極其數也夫子説出一衍字以發河圖之意加一大字以發明伏羲則河圖之意聖筆如化工其妙無窮而簡易易知豈不信哉

揲蓍之法取其變有取其辭取其用有取其體五十雖為河圖之大衍然猶為變中之静用中之體故置之不用四十九者變中之變用中之用故特用之以揲蓍求卦也從一而左右數之皆一三五七八九而為天數五乾之純粹精而无隂柔偶數之駁雜且前後二十有四分二之象也一居於中掛一之象也曰三五七九有四者揲四之象也又三五七九有四者再揲之象也皆出於天機自然之法象而非一毫人

力私知得以營為于其間於此見伏羲制作之神妙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者連山氏歸藏氏夏商周歷代遵而用之雖雜其序于理不越有以也

質卿曰是故則之以制筮焉取其中宫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其數得五十即此五十之數置一不用其用四十九不用者乃所以用其用用者乃所以為不用之用也其始分而為二以象兩盖一之不能不二也既掛一以扐左於用之中又示以不用以象

三蓋三之不能不三也又既則於左而四揲之亦於右而四揲之以象四盖三之不能不四也於是揲左而歸其餘數於左以象閏又揲右而歸其餘數於右以象再閏餘者歸而四十有九之策盡於此矣然後別起一掛象再閏之後別起積分也此當揲之策有凖於造化之成功者也

象旨大衍曷為不盡天地之數宋咸易難曰天地是自然之數大衍則推衍之數也五者蓍之小衍故五

十者蓍之大衍衍毋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王註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於有故當於物有之極也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

之數也

述曰計過揲之策凡卦若得乾而六揲皆九其策得二百一十有六若得坤而六揲皆六其策得百四十有四合之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也又以乾之策總計上下篇之陽爻以坤之策總計上下篇之陰爻合之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皆於造化之歲功各有準焉此筮法之為妙非數也易從而行之成之哉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述曰營營為也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易之變自成初揲始也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則兩其三爻而成内外體此大成之卦也若三爻之八卦則為小成之卦矣大成之卦皆自小成之卦

引而伸之自八卦而為六十四隨其剛柔之類以畫六爻之變是為觸類而長之至於无窮則自六十四卦而為四千九十六自八而六十四自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足以該括天下之動凡人所能為之事盡在是矣于以用之存乎其人必也顯道神德行者乎所謂道即一陰一陽之道行于象數之中而顯之蓋顯其微而幽者與百姓之日用帝則同而非仁知之見也所謂德即易簡至善之德發於道義之用而

神之蓋進於成德為行者與鬼神之出有入无同而非形迹之合也由是則可與酬酢而對越之无愧矣可與祐神而幽贊之无疑矣蓋卜筮之法人與神交酢感格之本神待人而靈非其人猶未可與也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知神之所為者人而神者也非乾知大始之知孰能知此也哉

王宗傳曰營求也用蓍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

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四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與二篇之策亦皆求以四而得之此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

彖言八者天地之體故小成之卦八大成之卦八八也天地之用六故爻止於六六十卦除四正體六六三百六也而策亦極於三百六所以象之也卦立則

道見卦用則德行神妙變指陽化指陰爻者卦畫自然之妙用也吳幼清曰自大衍至能事畢言蓍變之神顯道祐神言蓍占之神凡此皆神之所為然變占者惟陰陽二畫而已即天地陰陽之變化也崔子鍾曰舊以五行釋變化者荒誕无稽以屈伸釋鬼神者疎謬无據且无關於生蓍之義也

胡經曰夫道者寓於器而不囿於器天理自然本至微也而卦爻之辭有以顯之闡天地之奥開吉凶之

兆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是何其顯也德行也者得于心而見于事人事當然若亦有迹也卦爻之數有以神之極數以知來通變以集事吉得而趨之凶得而避之是又何其神也如是則明可酬酢於人幽可賛祐於神受命如響以前民生之用彰往察來而發造化之秘所謂人謀鬼謀者也雖聖人無容心也雖造化无容力也數者氣之度法者數之準神也者道之樞而數法之宗也能知變

化之道則其心亦静而無静動而无動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徳行是也非知神之所為乎

趙人裔曰顯道神徳行一條屬在人身上故神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苟不至徳至道不凝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述曰辭彖辭也變爻變也象卦象也占指所占動爻言易道之至精至變彖言其統體爻又言其變動而

不居卦具成象則可以制器卜筮所以決疑也占所之之辭則可以知來言聖人之道四欲人一一崇尚而不可忽也制器猶言立事下繫象事知器事有定形而心所實見者皆易之象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述曰虞卿曰辭變象占聖人作法天下後世崇而尚

之而後得聖人之藴其在君子則有以識達乎此矣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不敢苟也於是以筮問易而藉易以言蓍受命而以言如響應聲其應至速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其應至悉也若是者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蓋非精則粗非至精則猶未離乎粗非天下之至精則精猶可比擬以之與於斯必不能顯如是之靈通而君子將何以為有為有行之資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述曰且君子方其問焉而以言之時所用於蓍者既參伍以盡其變復錯綜以明其數從參伍之變而通之則陰陽老少粲然以明遂成天地之文也即錯綜之數而極之則卦爻動靜昭然以著遂定天下之象也若是者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蓋非變則滯非至變則猶未離乎滯非天下之至變則變猶可

方物以之與於斯必不能成受命如響之妙而遠近幽深來物遂知也

邵二泉曰參伍以變據掛揲扐時言變者數之未成者也錯綜其數總掛揲扐後言數者變之已成者也此二句相成止謂一變通變成文以成爻言也老少不出乎二象故曰天地之文極數定象以成卦言也動靜實該乎萬物故曰天下之象至變言其數之不常蓋尚象必由乎變而變之至者所以定所尚之象也

紀聞曰參伍錯綜混舉揲蓍求卦之事參伍錯綜之中每合三變而言則謂之通其變總合十八變而言則謂極其數盖必每三變而後成一爻故曰通其變必總十八變而後成一卦故曰極其數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述曰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此豈象數之所能得哉盖有妙乎其間者矣易无

思也无為也方其未感言在册象在畫蓍在櫝寂然不動已耳及其有感則凡天下萬事萬物吉凶悔吝之理无有不通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神而又神謂之至神故寂然无時而不感感通无時而不寂精者精此也變者變此也

按上四節首一節辭變象占雖云四者而其下文所論則皆占也自是以君子將有為也至天下之至精言所占之事也自參伍以變至天下之至變言占之

法也自易无思也至天下之至神言占之理也

孫淮海曰寂感人心也寂感之間聖人所謂一貫也雖寂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感雖感而本然之真未嘗不寂故寂感非二是以兩句說話明此心之本體也

周子曰動而无靜靜而无動物也動而无動靜而无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吾心之妙萬物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中庸論不睹不聞莫見莫顯之幾而歸其功于慎獨孟子論有事勿正之道而約其要

於勿助勿忘勿助勿忘便是慎獨慎獨則寂感自一寂感一則如洪鐘含聲明鏡蓄照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應已不留本體不動擬議无所及思慮无所用至矣哉周子謂寂為誠感為神動而未形有无之間為幾非寂感之外又有幾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述曰然則易也者乃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蓋深非聖人不能極惟有以筮問易之法則受命如嚮而來物悉知至深之理有以究極之矣向非聖人則天下冥冥焉莫測其指安究其歸故聖人之所以極深者易也幾非聖人不能研惟有極數通變之法則成文成象而趨避以審幾微之理有以研窮之矣向非聖人則天下貿貿焉莫辨其端孰嚴其介故聖人之所以研幾者易也易惟深也故深一極而遂能通天

下之志有為有行若或啓之矣易惟幾也故幾一研而遂能成天下之務趨時利用若或鼓之矣易惟神也故其通志而成務者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无思无為者有感必通也是深可極也聖人不能為之深幾可研也聖人不能為之幾神可通也聖人不能為之神皆易之妙用而聖人之成能也非聖人則易固无自而洩若非易即聖人於何而顯至精至變至神之妙於天下也哉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

謂也此君子所以揲之而不可窮天下尚之而不可忽也

吳羲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極深謂以易之至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謂以易之至變察天下之至變不極其深无以研其幾深者體幾者用然皆神之所為夫變化之道不為而自然故知變化者則知神之所為也

蔡汝枏曰極深研幾總謂之神神則聖人之於天道

也非假思慮所及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寂然无時而不感感通无時而不疾若思為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為之擾便觸途成滯

楊誠齋曰易何為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

天下之務合深與幾而至于聖而不可知之神此其所以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磁石引針琥珀拾芥戎鹽纍卵獺膽分盃此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嚙指其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豈假疾而後速經綸萬變而半武不

出戶豈待行而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于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述曰易之作也因神物以求天地之數而其用甚大民之初生嗤嗤耳不牖其衷孰為之開夫易吾見其

開物矣開物者知其未然也事之初起冥冥耳不決其趨孰為之成夫易吾見其成務矣成務者定其當然也天下之道前而已往後而將來无窮極矣而不示其歸則統之无宗會之无元夫易吾見其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天下萬事萬民之終始无能出乎此也是故聖人以其開物者通天下之志以其成務者定天下之業以其冒天下之道者斷天下之疑彭山曰此言易道之大所以佑民而聖人用之以化天下

蓋為卜筮而發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述曰蓍數七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卦數八八八六十四象陰方韓註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圓象神卦以方象知也惟變所適无數不周故曰

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貢告也六爻有吉凶之義變易以告人也聖人體蓍之德使人知索諸神以此洗濯萬物之心斂藏於靜密之地與易道同其潔淨也心體本寂故謂之密蓍之神顯於卦爻則吉凶見焉告以吉而惟恐其不吉告以凶而惟恐其至于凶故曰與民同患聖人只以揲蓍求卦開示人心神以知天地萬物將來之理於未形吉凶悔吝決之幾先而趨避審知以藏天地萬物已往之理于其中

禍福利害著為明驗而監戒昭所謂无為而人自化也故曰其孰能與於此哉上古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洗心是通志吉凶同患是成務知來藏往是斷疑紀聞曰知得後來有吉有凶便先知所以預備之藏得吉凶之已往直令人心翼翼不忘常欲如其吉惟恐如其凶也聰明叡知是上知之資曰神武者易聖人神明剛斷之用以吉凶威服萬民不假刑殺也如知亢龍有悔則決不敢處身于亢以犯盈滿之

害如知履霜堅氷至則决當防之於微以消弑逆之端是也

彭山曰神覺於幾先故曰知來知㓕於无迹故曰藏往武威武也不怒而威大畏民志此神道自然之應故曰神武

孔疏蓍定數於始于卦為來卦成象於終于蓍為往以蓍望卦則是知卦象將來之事以卦望蓍則是聚蓍象往去之事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述曰是以承上文來上明天地陰陽變化之道下察天下利害情偽之故天之道莫靈于神物矣民之用莫急于趨避矣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所以有卜筮也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齋齋者所以齊不齊之思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神本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神明其德何以啓

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教天下也德神而蓍卦之用神矣

彭山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儆惕之謂戒人知以卜筮求神則必齋戒盡誠以立虛明之體然後有感必應神啓其衷而吉凶吝悔之幾无不自覺蓋德本在我神而明之非有得於外也此見卜筮之法惟以開明人心所以謂易為卜筮作也豈若後世之以吉

凶計利害哉故其為教所係甚大

龔氏曰剛柔變化自然之道也其體幽以遠故欲明之吉凶悔吝使然之故也其用顯以近故欲察之蓍植而知數龜動而知象神物也其用則得人而後興

吳幼清曰其德即上著卦之德也神而明之存乎聖人不然則枯草朽莖何神物之有

彭山卜筮論先儒以易為卜筮而作未為非是但所謂卜筮者主于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而非若後世之

論利害也聖人以百姓迷于吉凶之故雖父兄臨之師保誨之官法治之亦不知畏也所畏者惟在鬼神且如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艸木國不同俗然皆各信其神以知來事而况于百姓乎故聖人因其明而通之以卜筮先使齋戒以神明其德德既神明則機易觸發而後卜筮之師以言告之則无不聽信趨吉避凶身安用利此聖人所以為神道設教也後世不知易之為教欲開

明人心而執其象占立為斷例則不過以卜筮推測
利害之粗迹耳先師有言蓍固是易龜亦是易可以
知蓍龜矣外易理而説蓍龜則其言豈不贅乎
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
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
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述曰上言聖人用易以化天下此推言易道在天地
間而聖人之用易不過盡乾坤變化之神也是故闔

戶謂坤坤主閉藏闢戶謂乾乾主開發闔闢相循陰陽遞至或陽變為陰開而更閉或陰變為陽閉而還開是之謂變須往則變往為來須來則變來為往往來改變不有窮已恒得流通是之謂通乾坤變通皆易也易无可見見乃謂之象見以揲蓍言三變著見變成有奇有偶以象剛象柔象太剛象太柔也形乃謂之器十有八變成內外上下之體具因其形質而名曰物器也制而用之謂之卜筮之法利用此法以

動作出入凡不識不知之民咸日用之而莫知其然是之謂神至是則乾坤闔闢變化之妙在斯民日用中而齋戒神明之用自聖心而通于天下萬世矣朱氏曰知闔闢變通者明于天之道知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者察于民之故闔闢以一歲言之寒暑也以一日言之晝夜也以一身言之出入之息生死之變也无闔則无闢无静則无動此歸藏所以先坤歟象吉戶一也闔闢之則二陰陽之動静亦一氣耳蔡

介夫謂闔户之坤統言則為陰靜分陰陽而言則乾之靜專坤之靜翕也闢户之乾統言則為陽動分陰陽而言則乾之動直坤之動闢是也變者動靜相生

郭子和謂能闢又能闔也通者闔闢不已也象謂知大始器謂作成物法者聖人成能神者百姓與能也

蘇氏曰闔闢之間二物出焉故變者兩之通者一之苟不能一則往者窮于伸來者窮於屈矣

章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即

乾坤也神道豈難知哉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吾人往來變通莫非乾坤之神道也人特不察耳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述曰上言因蓍以生卦此則推言卦畫之所自出也

全重易有太極一句汝吉曰太之言大也惟一為大

惟一大為至極莫加故畫亘然一者象之曰太極為氣之元為天之天一實孔神而萬有萬形之生所自出故易有太極者一而命之曰乾也一生二而一則一而二者也配一而一曰兩儀儀之言匹也太極无對即所形擬之若其對焉耳兩儀生四象奇以象剛之七偶以象柔之八重以象太剛之九交以象太柔之六四象生八卦項氏曰凡繫辭之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為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

之伏羲始畫八卦亦謂六十四卦也朱氏曰八卦定吉凶開物也吉凶生大業成務也

梅氏古易考原曰易揲蓍營度之易也極屋棟也屋棟在上而四方椽桷輻輳於棟是名曰極太者至大之謂也四十九蓍混然未分而一變三變九變十有八變之易森然已具于此是為至大之極故曰易有太極生是劈初分出而生也闔戶坤儀闢戶乾儀兩相合德故曰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生揲蓍所生也

四象七八九六所以象剛柔老少少剛七少柔八太剛九太柔六分為老少是為所以示人者故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各專其一八卦則成列矣舉内八卦則八卦外不言可知矣八卦定吉凶十八變内外八卦具矣然後占者呈卦因可占象玩爻以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吉凶既定无疑趨避生出極大之事功

彭山曰極者至極之名如至道至德至聖至誠之至

謂盡天理之極而无一毫私偽之雜也極謂之太極則入于无矣如太虚太清太上之云非无不可以為大周子曰无極而太極者以无極名太極也太虚太清太上道家亦嘗言之但以大言于極則于理為實耳蓋理者仁義禮智信而已矣太極動而生陽仁禮之所以顯也静而生陰義智之所以藏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此之謂矣合而言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一動一静互為其根此之謂矣知太極之為理則

當言於陽明之主宰而陰晦者則屬於氣矣

易者陰陽不偏之名陰陽不偏則動而无動靜而无靜然後謂之變易理斯至矣故曰易有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能生者皆陽也動者生之出機也靜者生之入機也由太極而言生皆理也則生乎陽而已矣故陽生于外則陰藏于内矣陽中之陰動之極也陰達於外則陽生於内矣陰中之陽靜之極也故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復者復還之義如一陽復於五

陰下之復故言于静中之動非謂重復也若以重復言則所謂動極静極者初猶未極必至末後而始得為極耶非太極之義矣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述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歸重于蓍龜之大

邵二泉曰天地日月四時三者盡乎造化矣富貴聖人盡乎人事矣富貴以勢言聖人以道言二者所以造化天下者也是故非天地不立非日月不著非四時不行非富貴不尊非聖人不信天下之吉凶縱橫萬變不出乎是是故蓍龜與參焉蓍龜所以盡人事之變也蘇氏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之

梅氏古易考原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承言兩儀成象謂乾效法謂坤變通莫大乎四時承言一闔一闢往來不窮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承言見乃謂之象所以太剛為日太柔為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上句見吉凶此句承言大業既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弔民伐罪位天地育萬物孰非大業尤宜問筮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具著物以前民用立卦象而制成物

器使天下得以尚占象大業以成惟聰明叡智神武不殺之聖人能之故曰莫大探賾索隠鉤深致逺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極言蓍龜之神以見聖人之利天下莫大於此下文又申結之

法象莫大乎天地萬物皆具竒偶之法象而天地其最大也萬物皆具九六之變通而四時其最大也萬物皆有爻象之著明而日月其最大也三者具而易

之道備矣一家一鄉一國各有占也而據崇高之極可以作天下之易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者也山巫野祝皆能占也而具神智之全可以為天下之利者聖人也折筳刿篿毁瓦灼雞皆可占也而有探索鉤致之神有决疑成務之知可以供聖人之用者蓍龜也三者具而易之器成矣此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也彭山曰賾者藏于隱之奥故賾與隱為一類以理之不可見者言也探如以手入内而取之索則盡其所

求也深者發於遠之源故深與遠為一類以理之不可窮者言也鈎如以鈎垂下而取之致則極其所至也蓋即所謂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也

紀聞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詩曰亹亹文王令問不已然則亹亹成德也若蓍龜但能成務而不能成德何以冒天下之道

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述曰蓍龜立而天道人事之用以備固不至神矣哉

是故天生神物蓍龜是也聖人則之而立卜筮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變化即變通效天地以闔戸闢戸效變化以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垂象即懸象見吉凶即著明象此以示人吉凶

之占也當其時龍馬負圖出于河神龜負書出于洛九宮八卦皆兆其數陰陽進退皆居於中而道之變化幾之吉凶於此而顯天葢以此理著於圖書以示人而聖人則之心易之衍一天道之自然也傳曰聖人以蓍龜而信天地四時日月之象數以河圖洛書而信蓍龜之象數信矣其不疑也於是乎作易

象吉蓍叢生百莖半之應大衍數五十龜背文段五兩旁各四周二十四腹十二應大衍用數四十九河

圖有九宫洛書首五行諸儒謂河圖洛書出見于世伏羲因得之而畫八卦鈎深圖河圖合四象之數可以定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數可以備八卦之象近是也

彭山曰河圖洛書本相表裏但不若世儒經綸之説而取義於以圖畫卦以書叙疇耳又謂河圖者隂陽推行之正洛書者隂陽混合之中會而為一則正在中分而為二則中在正其理未嘗不同雖名河圖為

洛書洛書為河圖亦何害耶

此篇專言蓍之神然蓍之所以神者以其能取出卦之方知六爻之易貢者以示人而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述曰象旨易有四象隂陽太少伏羲先天也繫辭而定吉凶則文王周公之易也

朱氏曰易有四象聖人所以示吉凶也繫辭焉而命之所以告吉凶也易于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一以貞勝而不顧非聖人不能定也定之者所以斷之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述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

者信天人皆无心之應而自有之理水流濕火就燥之義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述曰朱氏曰言之難論者不能盡形之於書意之難傳者不能盡見之於言然則聖人之意終不可見于天下後世乎夫有意斯有名有名斯有象意至賾也

聖人于无形之中建立有象因象而得名因名而得意則言之所不能見者盡矣質鄉曰立象以盡意指劈初奇偶二畫言立一奇以象陽而名曰乾立一偶以象陰而名曰坤自有陰陽二畫而言之所不能宣意之所不能盡者无一不在其中由是即兩象而設之為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所以盡情偽也從兩象而係之卦辭又係之爻辭所以盡言也爻至于變通以盡利辭至于鼓舞以盡神則聖人之意无餘藴矣

朱氏曰君子小人情偽而已矣情則相應偽則相違聖人陳卦以示之斷之以中正而君子小人見然後著情去偽而其意誠矣係之卦辭又係之爻辭以吉凶明告之與卦象相際則書之所不能盡形者盡矣變通者陰極變陽陽極變陰當變而變則通不變則窮窮非通也變而通之則无所不利而道行矣鼓舞者鼓之於此舞之於彼動止應節莫知其然横渠曰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象昔晉陽秋荀粲曰理之微者非物象所舉立象以盡意非通乎意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是其意忘象忘言矣其猶王弼之遺乎隂陽之老者必窮窮則變陸績曰變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盡天下之利荀爽曰鼓者動也舞者行也人心无疑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其孰使者所謂盡神也

項氏曰自書不盡言至鼓之舞之以盡神此一章之綱領也立象設卦繫辭三者言作易之成體變通以盡利言人用易以處事鼓舞以盡神言人用易以成德二者皆體易之妙用也立一奇一偶二奇二偶三奇三偶之象所以擬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意也設六十四卦所以具憂樂求與見伏輕重久速聚散之情也繫之彖辭爻辭所以闡吉凶悔吝元亨利貞之言也此三者作易者之事也用易者觀其變而玩其

占以處事變而行其會通則足以盡趨時成務之利而見之于事功觀其象而玩其辭得之於心體之於身如鼓之動而舞之赴心術血氣與之俱成則足以盡陰陽不測之神而成之於德行此二盡者用易者之事也虞翻曰神易也陽自震為鼓陰消陽為舞故鼓之舞之以盡神盡利盡神則聖人之意寧復緼而不出哉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

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述曰乾坤二卦是聖人觀天觀地模寫出來有天地而雷風山澤水火皆在其中有乾坤而六子及諸卦爻之變化皆在其中故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未嘗毁易未嘗无但以卦畫不立无以見其變易之理而併於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耳易不可見申不盡意也此所以不得不立象設卦繫辭以盡其變通之道也

象者乾坤謂奇偶之畫緼謂其周流六虛俞氏曰乾坤緼于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緼于乾坤兩卦是已緼衣中絮胎也成列者二篇之策奇偶散布得三百八十四爻而本立吳氏獨指奇偶相對言非也易吳氏謂奇偶交相易者是謂兩儀一易成四象再易成八卦非也朱氏曰除日則无歲故乾坤毀則易不可見易不可見則乾為獨陽坤為獨陰生生之功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述曰形者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以上則无體故謂之道自此以下則有體故謂之器道器二字分明說出乾坤陰陽奇偶之妙乾陽者理之運也坤陰者氣之凝也仲虎曰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故謂之變理无窮晝之生也亦无窮聖人則裁制之為六晝為上下為内外裁有定體行无定用如乾之變當潛而行潛之事則潛為通當見

而行見之事則見為通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蘇氏曰道者器之上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推而行之者一之也龔氏曰有道有器則乾坤全而易見故化而裁之謂之變易之與物化也推而行之謂之通易之與時行也有道器以為體有變通以為用故曰舉而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龔氏謂形上即乾成象形下即坤效法以分道器態

氏象旨以為誤而與汝吉論易有太極之旨曰張文饒亦謂乾為一太極也易乾鑿度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為二故生天地與汝吉之論合矣彭山曰乾元亨利貞往來不窮者形而上之道也主乎陽之明也故屬乎天至其氣機所化凝為形質剛者為堅柔者為軟此則形而下之器主乎陰之晦矣故屬乎地凡在地有形之堅軟皆在天无形之剛柔所化也又曰凡言天理者皆指陽剛不雜之本體能主乎氣者而

言乾道也所謂无極之眞也此皆以乾之一畫為太極而形上即乾成象之謂明矣

龔氏又合曰剛柔有體奇偶有數左右有方者形也形而上則為一陰一陽以至一剛一柔故謂之道形而下則為仁義為禮樂以分則有守以實則有名故謂之器其言得陰陽謂道之義矣

道器五言要在變通二言以中變而通之之意謂之變謂之通者變通之義理存乎變存乎通者變通之

功用其要在于通不通不足以成變也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无悔便是通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述曰質卿曰聖人作易之始惟立象耳象立而意斯盡故得聖人之意而後得聖人之象得象而後得聖

人之爻是故夫象接上文申言象之所由立也張氏曰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象而係不得與象並也

象旨典禮依姚信本作典體會通典體體用之謂也既曰易无體矣又何以行其典體乎无體者著神變之妙典體者著天則之常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述曰象言象者聖人立象盡意爻者聖人繫辭盡言欲明設卦盡情偽故又變象言卦賾形而上者動形而下者在卦變剛柔相推在卦通出入互用也象立可以盡其道之意辭立可以盡其器之言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裁有定體行无定用皆所謂意也存乎變存乎通卦爻之妙原如是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而人之所以神而明之者存乎德行曰默成則得意忘象貫道與器有渾全完具之妙曰信則冥乎幽

契之意前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此曰默成前言問焉以言受命如響而此曰不言而信有如是之人斯易道不虛而聖人立象之意始盡自形上而放諸事業由微而達于著也自至賾而極於德行由著而歸於微也體用一原顯微无間微矣哉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朱氏謂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張氏曰神明是吾心本體神妙萬物何象之囿神无不通何象之拘化裁推

行不過吾心之用耳夫是人也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凡理以神悟而實得于心道以神合而實體諸心者必不事於言說也此以成德為行故曰德行

章氏曰聖人於易只立象繫辭足以括之所以乾坤成列而易行其中乾坤毁則无以見易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之象辭也立象繫辭即形下之器盡意盡言即形上之道是象也聖人見天下之

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者也是辭也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會通行典禮以斷其吉凶者也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化裁推行事業備具則存其人耳

一篇雖雜出揭其大旨不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意謂吉凶與民同患之意

李鼎祚按九師易曰默而成之謂陰陽所處也不言而信謂陰陽相應也德者有實行者相應也按崔氏曰伏羲成六十四卦不有言說而以卦象明之而人

信之在乎合天地之德聖人之行也

蘇氏曰有其具而无其人則形存而神亡有其人而修誠无素則我不能默成而民亦不能默喻也

關朗曰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以明在地也易之神在乎道而所以神在人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茍非其人道不虛行神无方道无迹人无至斯可以議易矣

讀易述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述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述卷十三

明 潘士藻 撰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述曰成列謂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卦也爻六爻也既重而

後卦有六爻也剛柔謂九六九六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無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焉以命之動在其中矣動者人之動也雖未有之而其理已具故曰在其中辭原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非當動爻象之謂也蘇氏曰有辭可繫未有非動者故雖括囊介石皆有為于世者也象言爻在其中此伏羲之重卦動在其中此文王之重卦

彭山曰象者實理之體爻者時義之精變者推移之

勢動者覺悟之幾皆吾心之易也自聖人作易而四者寓於卦畫繫辭之中矣此章本為動而發見人心象爻本有自然之變而幾之動者自不能已也

鄭氏曰易者象而已矣發天下之賾而托於健順動入陷麗止説之用寓天下之道而形于天地山澤風雨水火之物則八卦成列象斯在其中矣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内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數有六九而爻在其中矣

五陽也而居之以六二陰也而居之以九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之中不中屢變而无常也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蹇之不可以往也坎之不可以出也大過之可以有為睽之可以小事履之所以經世需之所以待時率其辭而揆其方天下之動不可易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龔氏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者易之象也易之義緼于乾坤而已

矣故乾坤成列而易之義立易之象則乾坤不足以盡之故八卦成列而易之象見方其三畫以象三才之定體則謂之八卦作无所因至于兼三才而兩之以象三才之變動則非復有所作也因之而已矣故曰因而重之成列者八卦而已曰象在其中者蓋八卦相錯則六十四卦成也因而重之者成卦而已而曰爻在其中者蓋爻者九六之數也九六之數定而卦成卦成則爻亦隨之也象者一卦之成體也故天

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斯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斯在其中矣一闔一闢而不可以常言者變也征行作為出入往來而不可以静言者動也命之定吉凶而不易也猶天之命萬物也卦則兆於成列而備于重爻則兆于變而備于動故吉凶悔吝生焉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述曰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所以研幾者正在此彭山曰剛柔之變乃天命之所不容已者故覺悟之幾動而吉凶悔吝生葢四者之占皆人心獨知之處而聖人以此開物所以為神道設教也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當其不動尚无所謂吉又何有于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紛紜雜亂也

凶與悔吝始生其間矣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述曰剛柔有變故謂之易自成列重卦而言則畫定剛柔如木本之植故曰立本自相推繫辭而言則著有變通乃隨時之適故曰趨時剛柔變通之間則為人事之吉凶吉凶至變而天下有不變之常貞是也貞者人心靜一之德而事所歸結之處也動于有覺之幾則為吉之先見而無有于凶守此真常之理則

雖紛紜雜擾而要歸于吉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

胡旦曰六十四卦君臣父子之法皆由此剛柔之象為之根本如剛定體為乾柔定體為坤陽卦兩陰而一陽陰卦兩陽而一陰所以立卦之根本也一卦之體象其一時一爻之義象其一人如屯難之時其卦體象屯初六居卦之始而盤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則女子貞不字之類言君子動作之間必從時也貞者正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猶吉則未免乎凶晝會

通之變而不累于吉凶者其惟貞正乎若爻之吉行大正之道則其事愈吉若爻之凶行大正之道則其事不至于凶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述曰天地之道有升有降然上下之觀不動也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有往有來然晝夜之明不動也故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吉凶

之變多矣而以一貞勝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此彖辭爻辭所以貴夫貞也然則動烏可不慎哉聖人指此以開明人心使知有至一之歸而不迷於非幾也

湛原明曰天地日月无不一故止言乎貞有不一而侈言一故以一言乎人也天地日月人其理一也

質卿曰夫是卦爻也卦爻之辭也剛柔也剛柔之變也總之皆明乎天下之吉凶也是吉凶者豈曰循環

而无定者哉亦豈曰對待而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貞正也常也惟正故常惟常故正吉之能勝夫凶也非吉之能勝也以正之勝也不正即吉亦凶也凶之能勝夫吉也非凶之能勝也以不正勝之也若正即凶亦吉也吉凶无常而貞有常此天下趨避之凖也是何也理一則不容有二至常則不容有變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

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述曰承上文貞一來乾坤皆恒一其德故曰確然示人易矣隤然示人簡矣乾得一以為乾坤得一以為坤凡卦之爻不過效法乾坤之理凡卦之象不過肖像乾坤之形而安有不出于一者哉此吉凶之所以為貞勝也

朱氏曰夫乾陽至剛確然不易示人為君為父為夫之道不亦易乎坤陰至柔隤然至順示人為子為臣

為婦之道不亦簡乎

蔡介夫曰爻之奇偶所以倣夫易簡者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理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也凡乾震坎艮為陽卦諸陽卦在内而為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易凡坤巽離兑為陰卦諸陰卦在内而為主者皆陰長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之簡

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述曰彭山曰爻象動乎内内主心言剛柔往來本乾坤闔闢之幾在内之不能自已者也外在外之可見者也吉凶在心本所獨覺但能趨吉避凶則見于外者有福无禍矣此係於人心之知變則大業由此而生故曰功業見于變此三句乃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之序聖人凖之命辭而裁成輔相存乎其中至

于功業見乎變斯聖人之情見乎辭貞勝之理于是昭然于天下而與貞觀貞明者同其流行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述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為大德聖人之位為生物之主故為大寶財者生之本理財乃導民生養之事正辭乃教民脩德之事禁民為非乃防民淫蠹之事凡此皆義也義以理財正辭禁非以生萬物而已自

大寶曰位直讀至禁民為非曰義方與大德曰生相

當

朱氏曰乾大生也坤廣生也乾坤合而成德生物而已聖人成位乎兩間有其德无其位不能兼善天下于其位也慎之重之在卦則尊位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之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仁被萬物取財于天地則財不可勝用其民養生喪死无憾可以保四海守宗廟社稷矣鄭氏

曰斂聚有經費出有法兼并无所肆其開闔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垂法于象魏讀于鄉黨著之話言布之典冊上言之以為命下守之以為令此之謂正辭奢不得僭上賤不得踰貴造言者有誅偽行者有罰有以率其怠倦有以鋤其强梗此之謂禁民為非凡此皆義也

象旨位謂卦爻五為君位其剛柔中正者天地生生之德故曰仁獨陰寡陽不生也聚人亦當作仁財古

與材通湛原明指為卦材是也聚會仁道彖言乎其材也理謂料理理卦之材而正其詞以禁民為非乃曰義也聖人在位象易簡而立功業不過一仁而已義以理財損過裁偏準于中正義以正辭上命下令當于道揆義以禁民為非止邪息妄歸于一是皆所以全其生生之德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淮海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觀十三卦之器與象餘卦可知矣觀包犧神農黄帝堯舜之制器尚象餘聖人可知矣聖人不能先天而强為不能後天而不為皆循其天理之自然耳天理之自然者何也時也易也

述曰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近取諸身物理咸

備遠取諸物性命各正驗陰陽之消息為卦爻之法象神明之德不外乎健順動止四者之德曰通者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變化往來不測之妙也萬物之情不止乎風雷山澤水火之情曰類者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感應生生不已之機也

梅氏古易考原曰仰觀象于天而作卦如乾天離日震雷巽風坎月雲豐斗沫之類俯觀法于地而作卦如坤地兊澤艮山坎水之類觀鳥獸之文如乾為龍為良馬老馬坤

為子母牛震為龍為馬善鳴巽為雞坎為豕為馬美脊離為牛為雉為蟹為虎豹艮為狗鼠兊為羊之類觀地之宜以作卦如乾為木果震為蒼筤竹萑葦稼為反生為蕃鮮巽為木為楊坎木為堅多心棘叢棘蒺藜離木為科上槁艮木為堅多節之類近取諸身不但八體而已凡八屬皆是如為君為父之類遠取諸物不但服食器用而已雖計物之數曰萬皆是如為圜玉金寒氷大赤之類伏羲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今止云作八卦者舉經以該別也

易爲謂之舉經以該别乾爲經卦舉一乾乾之乾而兊乾離乾震乾巽乾坎乾艮坤乾八别之乾皆該之矣兊以下七卦皆然故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曰始作乾履兊睽歸妹中孚節損臨曰始作兊同人革離豐家人既濟賁明夷曰始作離无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曰始作震姤大過鼎恒巽井蠱升曰始作巽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曰始作坎遯咸旅小過漸蹇艮謙曰始作艮否萃晉豫觀比剥坤曰始作坤

羲聖心冐天象地法動動植植近身遠物莫不蟠蓄于中然後作八卦以垂示天下後世故其卦之妙天地象法動植身物萬理咸備於是幽贊神明而生蓍以通神明之德制器尚象隨取隨足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述曰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漁朱漢上曰佃離為雉漁互巽為魚兩目相麗而虛其中網罟之象也一陰麗于二陽之間物麗網罟之象也

包羲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葢取諸益

述曰耜者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為之耒者耜之柄也屈木之直而為之耒耜取益卦體下震動上巽入皆木中互坤土木入土而動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

述曰動取噬嗑翟玄曰離象在上故稱日中艮為徑

路震為足又為大塗致民象也坎水艮山羣珍所出
聚貨之象也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噬嗑互坎艮勞乎
坎成言乎艮也上古人質而自守其居自費其用而
不相往來財貨之有餘不足不知其均也故為之市
日中之時取其遠近之人皆得以相及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述曰通其變所以趨時也變而无迹曰化言能使民日用其道而不倦者以其通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使於民而民咸宜之耳易之道陽極變陰陰極變陽變則通通而不窮可久而不息黄帝堯舜之通其變者易之道也制始于黄帝至堯舜而大備故程子曰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垂衣裳者无為之意衣上服裳下服如乾坤定上下之位无所為也朱子不取上衣下裳之説但曰乾坤變化而无

為然衣裳之上下別乾坤則此章諸卦取象之本旨也

朱氏曰十二卦分而乾坤合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坤无為六子自用

龔氏曰教民始于有君臣上下而後禮義有所錯故衣上裳下示之以君臣之義乾尊坤卑之象

紫溪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于黃帝堯舜言黃帝堯

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黄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也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為善發羲農之精藴也

張文饒曰自離至乾坤五卦得陰爻十四者二七也得陽爻十六者二八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述曰刳空其内剡薄鋭其首也渙下坎水上巽木中

互震動木動水上舟楫之象上古山无蹊澤无梁至是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述曰調習牛馬負重致遠施諸塗以利天下隨之取義以其前動而後説也凡卦畫自下始故以震下為前動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述曰坤為闔戶互艮為門闕重門之象震動為有聲

之木互艮又為木馬融云擊柝以行夜又互艮為閽人擊柝之象也互坎為盜暴客之象也蓋舟車既設川陸既通雖有所利而亦當有所防矣郭氏曰豫本无備豫之意孔子又明豫于此者以見諸爻卦之象无窮不可一義盡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述曰杵以舂臼以容用之擣去粟殼而得米利濟萬民亦猶渡水之得濟也取小過者朱子以為下止上

動也象古兌爲毀折斷巽木爲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爲臼也坎陷有臼象而又下止上動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述曰吳幼清曰坎象弧者中弸强上下兩稍弱也離爲矢者前鏃後括實中而虛龔氏曰弧矢之用相睽不可以相无而卒所以治睽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述曰棟屋脊欂也宇室兩邊垂下者即榱也周禮所載可考凡甲則吐水疾而霤遠以隤下為宇是也震一陽在上卦之下而承二隂上棟之象乾三陽在下而相比下宇之象以蔽風雨二隂在上而動四陽在下而壯故二隂不能凌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述曰厚衣以薪積薪以覆藉之也不封不封土為墳

也不樹不樹木為識也喪期无數无祔練祥禫之日數也為棺以周身為槨以周棺棺槨取大過俞氏曰下巽上兌其卦肖坎坎為隱伏葬埋之象中互重乾之大木棺槨之象虞翻曰巽為木為入處兌為口乾為人木而有口乾人入處棺斂之象兩說意互相發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述曰書契取夬書以刀筆畫木簡為文字也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子者執左取者操右合之為信也契但記數書則有指事象名之變退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唯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為治至後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言有不能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蓋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端而防其欺也隆山李氏曰天下之事不

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第與十三卦之氣象皆

終于夬

鄭氏曰黄帝堯舜其號名雖殊其所以應時而趨變

凡為民而已執久則釋視久則瞬事久則弊不更則

斁故通其變者使民不倦而已非常之變黎民懼焉

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川行而涉陸行而塗也為之

舟車以通之木處而巔土處而病也為之宫室以居

之為之棺槨以易虆梩之陋為之書契以革結繩之

簡為之衣裳以辨上下為之弧矢以威不恪患至而為之備事來而為之應法之所未病聖人不强易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凡此者所謂通其變也如天之運如神之化在而不示其所以在之迹宥而不示其所以宥之事其效至于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此之謂使民宜之物則備而有窮道則通而无弊易者道也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事所以易朽而亟壞者變而不能通也道之所以自

古而固存者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故常久而不已者天地之道而自然无間莊子謂之命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歟

陸績曰陰窮則變為陽陽窮則變為陰天之道也庖犧作網罟教民取禽獸以充民食民衆獸少其道窮則神農教播植以變之此窮變之大要也窮則變變乃通與天終始故可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者也

楊萬里曰作書契以上等事非聖人之私知也取于

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所能為也歷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金貴亨曰此章雖為尚象而發然此十三卦者皆聖人經世大法即上章理財正辭禁非之事也神明之德於穆不已者也萬物之情各正性命者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

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述曰是故承上取象來彭山曰易者隂陽變易之名則隂陽變易之象乃所謂易也卦爻皆在其中故統名之曰象象之所擬皆實理之形容而象其物宜者也故曰像也材質也言一卦之全體如木之材幹也效呈也動謂事變之來良心自然之警悟也彖之材呈於爻爻之動具于彖其實一理也彖爻發卦象之藴則本體貞勝之幾自不能已故吉凶因動而生也

吉而向凶則以吝凶而趨吉則以悔皆自其幾而發見故曰著此所以能貞天下之動也

虞翻曰彖說三才才用也古韻書材才通同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每卦六爻皆倣效天下之物而發動也動有得失故吉凶生動有小疵故悔吝著也吉凶因此而生人知所趨避矣悔吝因此而著人知所儆覺矣

龔氏曰易者象也言其剛柔相易一奇一偶而有見

與天之象同也然未成形也象也者像也言人象之也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與人之像同也作卦以通神明之德制器以成天地之文皆所謂像也有是像則有是材像者體也以上下言也材者用也以内外言也以人言之股肱耳目方圓上下像也能視能聽能動能静材也象者像也言易之成卦如此彖者材也言卦之成德如此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言材之趨時如此

蔡介夫曰天下之動紛紜轇轕善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建侯或行師或涉川或有攸往皆天下之所有者此章合上先言卮𢇁觀物制易中言聖人觀易制物皆尚象之事也至此乃言尚辭尚變尚占之事而易之四道備矣

蘇氏曰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

似者而日以遠矣彖者豕也爻者折俎也古者謂折俎為爻其文蓋象折俎之形後世以易有六爻也故加肉為肴以别之彖則何為取於豕也曰彖者材也八卦相值材全而體備是以為豕也爻則何為取於折俎也爻者效天下之動从卦之材裂彖之體而適險易之變也

陽卦多隂隂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隂卦偶

述曰彭山曰陽卦震坎艮也皆一陽二隂隂多于陽

陰卦巽離兌也皆一陰二陽陽多于陰陽以一奇為主故多陰陰以一偶為主故多陽重于一奇一偶此其故也故以彖言惟重成卦之主而以陽主一奇陰主一偶則剛柔各定于一畫矣

質卿曰奇乾道也獨立乎衆陰之表而物莫之與偶者也陽卦皆乾以奇為主則陽之常尊者自在故謂之陽卦也偶坤道也不附乎陽道之尊不能成乎偶者也陰卦皆坤以偶為主則陰之依附者自在故謂

之陰卦也

彭山曰奇偶之名始見于此奇之畫為一以象陽偶之畫為--以象陰皆心體之象也陽之所以為一者當陽之時陰在陽中為陽所統合而未分故其畫為一陰之所以為--者當陰之時陽在陰中為陰所含分而有就故其畫為--一者萬物之合于一理者也--者一理之散于萬物者也合于一則物不見其為有而其體則實散于萬則理不見其為无而其體則

虚畫外空洞无形之地皆陽也故陽无可盡之理而亦非无可畫者也有无相盪虚實相涵而陰陽交易其變不窮皆奇偶妙物之神而心體自然之易也若陰陽偏勝則滯于器而奇偶之雜見者始有不當矣此豈陰陽立本之常哉欲知奇偶之義者于此求之而已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述曰其德行何也陽德剛君之德也隂德柔民之德也陽一君而二民不論位上位下而常得柔之附是為君子之道純用乎剛以主民者也隂二君而一民不論相乗相間而常惟剛之順是為小人之道純用乎柔以從君者也葢以德行言不分淑慝也觀巽之為卦柔皆順乎剛所以言利見大人吉可知二君一民小人之道矣語意與論語君子之德小人之德同

質卿曰道在君子則微陽猶足以御世道在小人則

獨陰不能以自持此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作易之微權也歟

彭山曰德行以理言一君二民非謂以一君治二民也一民二君非謂以一民事二君也蓋卦有三爻以下二爻之相乘者而言則初為微而二為顯以上二爻之相承者而言則二為中而三為過以初與三之相間者而言則初為內而三為外隨其所居之位或微或顯或中或過或內或外處之各當君以此治民

民以此事君則各盡其道也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之道剛德也故能主民小人之道柔德也故能從君此以發明陰陽之義然後于理為正此章文義以陽為君陰為民則宜曰一民二君以對一君二民而曰二君一民者以君為重扶陽之義也象言陰陽所據有中外本末之殊故曰德行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述曰思者心之運慮者思之精理之所約謂之歸得理之趣謂之致同歸一致一本也殊塗百慮萬殊也先言同歸一致所重在本體也夫百慮之殊塗者亦思也而曰何思何慮者蓋小德之川流皆本于大德之敦化凡幾之所覺能通于微者亦皆天命之自然豈容起一毫思慮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此因咸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言思為物之來所動而往朋類亦從思而得安能順往來之自然非寂感自如

之本體也

紫溪曰往來二字是吾人所不容无者所病者憧憧也如以一日論則前日之事為往後日之事為來以一事論則已行之事為往未行之事為來以終身論則已知已能者為往未知未能者為來人孰无往來哉但順理以往來者則思而无思慮而无慮如造化之自屈自信著意于往來者則營營以思營營以慮殆不覺其繁且擾矣同歸二句正明其不必思慮也

同歸殊塗无二理也一致百慮无二心也即所謂一
以貫之也无思无慮者一也有思有慮者二也不得
其歸而索之殊塗則岐路愈多不得其一而求之百
慮則膠擾愈甚甚矣憧憧思慮者之害也言造化往
來物理屈伸皆自然而然正為吾人學問張本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
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
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

蟄以存身也

述曰日月之生明即寒暑之成歲所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其往來不息所以成功也以屈伸發日月寒暑往來之義天道之自然也以尺蠖龍蛇証屈伸之義物理之自然也此皆易中之蘊人心感應之妙非思非不思而幾微自通非慮非不慮而天能自動其神之所為乎

蘓氏曰易將明乎一未有不用變化晦明寒暑往來

屈伸者此皆二也而以明一者惟通二為一然後其一可必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皆所以明一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述曰精義而入于神乃所以致用蓋得其同歸者而殊塗皆合得其一致者而百慮皆通自无憧憧之擾矣存體自然致用發用自然歸體體用俱存動靜如

如身安而德崇矣

韓注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理入寂一則精義斯得乃用无極也又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妙于入神以致其用利用妙于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于其宗事各本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也若役其思慮以求動用忘其安身以殉功美則為彌多而理愈失名彌美而累愈彰矣

紫溪曰精義二句重在入神利用二句重在安身精即惟精之精神即合一不測之神精義而至入神則往屈來伸不見其迹只是箇寂然不動本體而已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无心于致用而用自致矣利用即不習无不利安身即靜而能安利用而至安身則其神不勞其形不擾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俱自安閒无事中來无心于崇德而德自崇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述曰德至于崇則精義之功成若此以往不可得而知也窮極微妙之神通知變化之理乃德盛而自至也張横渠曰入神僅入于神窮神窮盡其神淺深之別也

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于命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

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為一不知其為水入神者也與水為一不知其為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况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也其心閒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安身也事至于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

項氏曰按十卦以咸九四為主意大抵論感應之一心屈伸之一形往來之一氣出入之一機也精義入也乃所以利其出利用出也乃所以安其入自此以

下困解噬嗑夬否皆言利用之事豫復損益皆言精義之事困不利而解利噬嗑初九福而上六禍夬凶而否吉自一人一事而至于天下之用皆盡于此矣豫言知幾之早復言省過之速損言心之當一益言道之當豫精義入神之功亦盡于此矣至于神然後能窮神之所由起至于化然後能知化之所由推知化猶知大始之知非萬物生于其手者不能知萬物之始也非萬物生于其身者不能知萬變之幾也孔

子言知天命子思言知天地之化育𣅜至乎其地者也上繫既舉七卦之爻辭以發明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復舉十卦焉必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德盛仁熟而後學易之道盡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述曰彭山曰以柔揜剛所以為困然二之剛將遇兊

而通而三猶揜之是初既揜而揜猶不解則其揜如石之重矣三非可以終揜者也故曰非所困而困焉據則久居其所之謂也困陽則辱名久困而據之致危之道也危則必至于死而後已六三之不能安身而致危取凶若此

卦以剛見揜為困爻以柔承剛為辱為危然困者人之所不免若君子不幸適遭名不辱身不危如孔子在陳畏匡若小人無幸免之困以不善而致是非困

乃困而欲求幸免是據于蒺蔾而求不剌其困彌堅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之妻子乎臧紇陽虎之事可以觀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述曰諸爕曰必在我者真有解悖之德又當小人為

悖之時故其動利動利者動而不括者也是以獲之而悖可解也故夫子于上六言獲言德勝者也有禽无矢則不可射故君子慎動彭山曰括結礙不通之意藏器既久則能通于變而无所礙故出而有獲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述曰馮奇之曰不以不仁為耻故見利而後勸于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畏威而後懲于不義懲惡在初改過在小虞翻曰小善謂復初小惡謂姤初

孔氏曰即精義以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即利用而安身者安身之至也不能有見于其始事至而後懼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噬嗑之初九是也過而不能止則為噬嗑之上九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述曰龔氏曰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九五當否塞之時能休去天下之否當自思慮戒慎是猶係其社稷于苞桑之上其根深固不可拔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述曰龔氏曰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也鼎上體之下而應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堪也是以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受之任

項氏曰德之薄知之小力之少皆限于稟而不可强聖人豈厚責以自能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能勝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鼎足弱而實豐有不折足覆公餗者乎自取之

也餘何辜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述曰龔氏曰豫之六二幾神之事也精義不足以明之象吉上交指二于六三下交指二于初六過于恭則諂過于和則瀆故有幾焉見幾而守之介石者果

而確也蘇氏曰无守于中者不有所畏則有所忽也忽者常失之太早畏者常失于太後既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堅上交不諂无所畏也下交不瀆无所忽也上无畏下无忽事至則發而已矣夫知彰者衆矣惟君子于微而知其彰知剛者衆矣惟君子于柔而知其剛故萬夫望之以為進退之候也孔氏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

知其始又知其終是合于神道

張邦奇曰三百八十四爻獨于豫六二發介于石不終日之義蓋以豫最溺人非至堅静者不能守非有守者不能見幾之速不為所溺也今夫朋友夫婦之間和樂之過或以起釁爭之端而況于其疎遠者乎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楚人有言曰人之所患者在于衽席之上尊俎之間

項氏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嘗基于諂梁竇之客是

也瀆者本以爻雖而悉嘗起于瀆竇灌之爻是也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謟不瀆明之此真所以知幾者矣欲進此道惟存察之密疆介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于介如石者歟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述曰淮海曰知幾其神乎人人謂心爲神明即此神也不神則物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心也者妙萬物而

為言者也故知幾則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只先見便是知幾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先見也先見者心之所以為神也故曰顔子庶幾若顔子有不善方知非庶幾矣惟能先見于善不善之前故能知不善不復行不善以常知也此心體當下便是故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常人不能當下默識此體故遠于復故悔則有不善不能知知而復行矣是謂不神則物聖人得易者无他只得此先見之心體耳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述曰天地絪緼謂乾坤陰陽之感男女構精謂六子陰陽之合不言陰陽而言男女干寶謂釋六三之辭主于人物是也淮海曰天地升降其氣絪緼萬物化矣醇而未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劉牧曰乾道自然而成男坤道自然而成女序卦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矣萬物化醇者言其一未始漓也天地既

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序卦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劉牧曰咸卦不係之于離坎以離坎而上男女自然而生咸卦而下男女偶合而生曰男女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則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矣

天下事一則精二則襍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尼亦曰致一致者力至之之謂也人能心専于一堯舜之治

仁義黄老之治清静孫吴之治兵男女之生育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述曰位不能安身時不能易心應不能定交不能益人而反求人之益者也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

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

淮海曰安其身而後動身之恒也易其心而後語心之恒也定其交而後求交之恒也順道則安不險則易道義相與則定只是得一箇天地人之常理

趙人齋曰自何思何慮起至立心勿恒凶當作一章貫之方是聖學之一貫俱是利用安身之道困于非

據者不能自存其身以崇其德者也思慮安用之藏器待時用之所以利也屨校滅趾小人有所懲而能轉禍為福以安其身何校滅耳小人无所懲而積惡罪大以滅其身不忘保存能安其身者也折足覆餗不惟不能安身矣介于石寂然不動寧用終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介石安身也知幾其神利用安身之道也庶幾貫上知幾知幾其神仲尼之一貫乎庶幾其顔子之一閒乎一閒者屢空一貫者空空也无祇

悔安其身致一安身之道也言君子得友如天地男女化生之合一然後可以言致一而不涉思慮之憧憧也安身本于立心之恒利用安身在立心有恒而已有恒則致一无恒則不能致一故聖人儆之不占

讀易述卷十三